

3

日
夜

西蒙諾夫著

西 蒙 諾 夫 著

日 日 夜 夜

(中 篇 小 說)

—— 第 三 版 ——



外 國 文 書 籍 出 版 局 出 版

一 九 五 一 年 〇 莫 斯 科

昌浩、繼純合譯

目次

第一章	7	第十四章	182
第二章	16	第十五章	200
第三章	22	第十六章	217
第四章	34	第十七章	237
第五章	53	第十八章	244
第六章	69	第十九章	277
第七章	76	第二十章	298
第八章	89	第二十一章	308
第九章	107	第二十二章	329
第十章	127	第二十三章	348
第十一章	136	第二十四章	355
第十二章	149	第二十五章	369
第十三章	167	第二十六章	388

紀念

斯大林格拉

保衛戰的犧牲者

「…沉重的鉄錘就這樣粉碎玻璃，鍛造着利劍」

——普希金

第一章

一個瘦弱無力的女人，倚坐在雜屋底土牆邊，用種疲憊了的沈靜聲調，在叙說斯大林格拉被焚的情景。

天氣乾燥，遍地灰塵。微風在腳下捲起一股股黃色塵土。女人光着腳，雙腳被燒壞了，她一邊說，一邊把熱灰往赤紅的腳掌跟前撩拂，好像是想藉此止痛似的。沙布洛夫大尉望了望自己粘滿塵土的重皮靴，不由地從女人面前向後退了半步。他身軀高大，肩臂固然寬濶，但體格總嫌過高；按他那高大微曲的身姿，平淡、森峻而幾乎是嚴肅的神色看來，不知怎的很有些像青年時代的高爾基。

他默默地站着，一面聽那女人講話，一面掠過女人頭上，逕直往鎮邊小屋旁的草原上望去，那裏正在起卸軍車。

草原那邊有個鹹水湖，它在陽光照耀下，明淨得像條白帶，這全副景色，儼如天涯地角一般。現在正是九月，此地係通斯大林格拉的最後一個火車站。前去到窩爾加河岸則須步行。這一市鎮因鹹水湖得名，也叫做愛爾屯。沙布洛夫無意中回想起了，還在學校時就已背得爛熟的湖名——愛爾屯和巴什孔卡克。過去一個時候，這只是學校地

理課上的名詞。而現在，看，這一片矮屋，塵土飛揚，偏僻的鐵道支線，却就是愛爾屯。

那女人總在叨叨不斷地談述她那顛連不幸的生涯，雖然她所說的還是那套慣話，但沙布洛夫聽到，不啻萬箭鑽心。以前女人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哈爾科夫到法魯依克，從法魯依克到俄索什，從俄索什到波古卡爾，本來也這樣哭過，他一聽見她們如泣如訴時，心裏總覺得是羞慚與厭倦攪成一團。而今在這窩爾加河東的空曠草原上，在這好像是天涯地角的極邊處，從這女人吐出的衷腸中所能感覺到的，已經不是責難，而是絕望；因為這草原上，若干里內已成為一片焦土，既無城市，也無河川，由此前去，業已無路可走了。

——呃，人們都被趕到哪裏去了啊?! ——他不由地咕嚕着。最近幾天幾夜裏，當他從棚車前台上矚目草原時，這種莫名其妙的悲鬱心緒，就已充塞在這句話中。

際此倏忽間，他內心裏是很痛苦的；但他一憶及他現在與國界間之遙遙可怕的距離時，他所想念的，倒不是他怎樣從那裏退到此地的情景，而是他怎樣要從此地打回到那裏去的一切。在他這憂悶不樂的心懷中，含着有俄羅斯人所特具的一種特別倔強性，這種倔強性是絕對不容許他及其同志們，在此全部戰爭中偶爾放棄這『打回去』的可能的。

而現時是非打回去不可了。此刻他在愛爾屯陡然感覺到，這裏正是最後的界限，再往後退是絕對不成了。

他望了望從車箱裏匆忙下車的兵士們，他很想儘快地沿着這條塵土道路開到窩爾加河岸，祇一渡過河去後，立刻就會毅然決然地感覺到，再渡回過河來是決不會有的事，

他個人的命運就決定在河之西岸，城在俱在，城亡共亡。假定德寇佔領了斯大林格拉，那他就一定會死去，若是他不讓該城失守，他也許還可以從此獲生。

這時，坐在他腳邊的那個女人，還在繼續講述斯大林格拉的情形，逐一系列被毀被燒的街名。這些名稱，沙布洛夫固然不熟悉，但對這女人說來，却別有深意。她既知道現在被燒燬了的那些房屋建在何處，築在何時；又知道此刻鋸去構築街壘的樹木，是在何時何處種植起來的；這一切一切都令她惋惜異常，彷彿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這個大城市內，而是發生在她自己家裏，其中她所熟識的私人東西，都被毀滅得傷心慘目似的。

然而關於自己家裏的事，她倒是一句話也沒提到，沙布洛夫聽她講述時，却一度想道，自戰爭以來，他實際上很少碰見有人憐惜自己失落了的財產。並且戰爭愈繼續下去，人們就愈少回憶自己丟掉的房屋，而回憶得愈多愈倔強的，則只是自己所離開的城市。

女人用頭巾角擦去眼淚後，就縱開她那疑慮甚久的眼光，輪視了身旁所有的聽衆一番，沉思而篤信地說道：

——該要花多少錢，費多少力啊！

——什麼力呀？——有人沒馬上瞭解她的話意，從旁問道。

——再來通通修好的話，——女人隨便回答一句。

沙布洛夫問到她本人的情形。她說：她的兩個兒子早已就在前線，一個兒子已被打死，丈夫和女兒大概留在斯大林格拉。當城裏開始被炸起火時，她已是一個獨人，從此以後，關於他們的情形，她一點也不知道了。

——您是到斯大林格拉去的麼？——她問。

——是的，——他也不管其中有什麼軍事祕密，居然答道；因為如果不是開到斯大林格拉去，又爲什麼這列軍車此刻能在這一偏僻的愛爾屯車站卸載呢？

——我家姓克里勉科。丈夫名依萬、瓦西里維奇，女兒叫做安孃。也許您在那裏可以碰見的，——女人微帶希望的說道。

——也許見得着，——沙布洛夫慣然回答；他以爲事實上或許有種極偶然的機會見得着他們，因為戰爭時期在彷彿是決不可能的場合下，也常常有這種極偶然的事情發生的。

全營都快下車了。沙布洛夫與那女人告了別，從街頭備給紅軍戰士的水桶中，舀起一杓水喝了後，就到鐵道路基那裏去了。

戰士們坐在枕木上，脫下皮靴，裹包脚布；有的節省了早晨領到的口糧，祇是吃點麵包和乾香腸。這時營裏兵士中，散佈有一種常屬可靠的傳說，說隊伍一下車之後，馬上就要向前開進，所以大家都忙於做完各人所尚未做完的事情。有的在吃東西，有的在縫補破爛了的制服，有些人就在抽煙。

沙布洛夫沿着站旁鐵道綫，走了一趟。團長巴柏琴科所在的那列軍車，馬上就應開到；但在團長未到之前，却有一個問題須待解決：沙布洛夫帶領的這一營人，是不待其餘各營到達，即向斯大林格拉開拔，抑或今晚就在此地宿營，候全團到齊後，明晨一同開進呢。

沙布洛夫沿鐵道踱着，一面注視那些後天就要同他一塊去參加戰鬥的人們。

他按面貌或姓名，熟識很多的人。這些都是「沃龍涅什」的戰士，——他內心裏這樣稱呼那些還在沃龍涅什附近，就同他一塊作過戰的戰士。其中每個人都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對這些人無需多加解釋，一有命令，他們就堅決執行。

他們知道，當敵機上的炸彈黑點點的直向他們飛來時，就應當臥下不動；並知道，要是炸彈向遠處墜落，這時就可以從容不迫地觀察炸彈下墜。他們也知道，在迫擊砲砲火下，臥在原地不動與爬向前去，兩者的危險性是差不多的。並且知道，敵人坦克往往總是碾壓那些逃避開的人，而德寇自動槍手在兩百米達距離射擊時，多半不是打死人，而是打算嚇唬人的。彷彿他們知道那一切雖則普通，但是偉大的，可以救活人的兵士真理；由於知道這些真理，使他們深信：不是那麼容易能擊斃他們的。

沙布洛夫營裏，這樣的人要佔三分之一。其餘的，則是些沒有經過戰鬥的新戰士。在一輛車箱近旁，在尚未運走的軍用品跟前有個不很年青的紅軍戰士站着守衛，他那近衛軍人的外貌，稠密深黃的八字鬚，像兩把尖矛，左右翹起，遠遠就引起了沙布洛夫的注意。當沙布洛夫一走到他跟前時，他就剴悍地持槍立正，連不曇眼的正視着大尉。從他這立正站着，身繫皮帶，手持步槍的種種姿勢中，完全可以覺到，他那種非從軍多年不能辦到的老兵風度。沙布洛夫直至本師改編以前，幾乎記得所有同他一塊在沃龍涅什附近作過戰的人員面貌，但却記不起這個紅軍戰士來。

——你姓什麼？——沙布洛夫問道。

——孔留珂夫，——該戰士明朗回答之後，又目不轉睛地望着大尉。

——作過戰麼？

——作過。

——在什麼地方？

——在普熱密什爾附近。

——原來，從普熱密什爾就退却起呀！

——不，是進攻。

沙布洛夫驚異地瞥了他一眼：

——什麼時候？去年麼？

——不，是一九一六年。

——原來這麼一回事。

沙布洛夫仔細地打量了孔留珂夫一番。他的神色森嚴，幾乎莊重已極。

——這次戰爭中，你早就到軍隊裏來了麼？——沙布洛夫問。

——不，還不到一個月。

沙布洛夫滿意地再望了望孔留珂夫的健壯姿態，就向前走去了。他在最後一輛車箱近旁，遇見了在那裏指揮卸車的本營參謀長馬斯林尼可夫中尉。

馬斯林尼可夫向他報告說，經過五分鐘後，列車就可以卸完，然後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方手錶說：

——大尉同志，可讓我對對你的錶麼？

沙布洛夫默無一語，即從衣袋裏掏出掛錶，錶帶用英

國式扣針扣着。馬斯林尼可夫底手錶慢五分鐘。他帶着滿不相信的神情，望了望沙布洛夫那隻玻璃破裂的舊銀殼錶。

沙布洛夫微微一笑：

——你放心，對對準吧。第一，這還是我父親的錶，「波爾」牌的；第二，你却要習慣習慣，戰爭中，長官們的時刻總是準確的。

馬斯林尼可夫又向這兩個錶上看了一看，然後就把自己的錶針移準，行了一個軍禮，請准其自便。

此次他被指定為該列車衛戍長，隨車行駛，車到達後又指揮卸車，這是馬斯林尼可夫到前線來的第一次任務。他在愛爾屯這裏，就覺得戰線已經逼近。他在預嘗戰爭的味道，心裏很着急，他覺得有些慚愧，戰爭開始好久，自己都沒參加。至於沙布洛夫今天所委托他的一切事情，他都執行得特別精密仔細。

——好，去吧，——沙布洛夫經過片刻沉默之後說道。

沙布洛夫望着他這紅潤興奮的，孩子式的臉面，心裏却驚愕地想道：再過一個星期，當污垢、疲困、殘酷戰壕生活的全部重担，第一次壓在馬斯林尼可夫身上時，他的面貌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啊。

一個小火車頭，氣喘喘地把等候很久的第二列軍車，拖往了預備軌道上去。

團長巴柏琴科中校老是那麼急忙，不等火車停住，即從一個客車箱的踏板上跳下車來。他跳車時，有隻腳摔痛了，於是一面咒罵，一面顛跛的，向那急步迎來的沙布洛夫走去。

——列車卸得怎樣？——他皺着眉頭，連望都不望沙布洛夫，蓋然問道。

——都卸完了。

巴柏琴科兩面一望。列車確實是卸完了。但巴柏琴科仍然保持着陰鬱面貌和嚴厲聲調，他認為在同部屬講話時，應分如此；而此刻爲了撐持自己的威信，要來點什麼吹毛求疵，也非如此峻詞厲色不可。

——您在幹嗎？——他厲聲問道。

——等候團長命令。

——等候命令，倒不如讓大家吃點東西。

——如果我們馬上開進，那我就決定在第一次休息時，讓大家吃東西；假若我們今天在這裏宿營，那我就準備一小時後組織一頓熱食給大家吃，——沙布洛夫習慣地拉長語句，不慌不忙回答，正因為他有這種從容不迫的性格，所以急躁成性的巴柏琴科就特別不喜歡他這點。

中校默默無語。

——團長命令他們此刻就吃東西麼？——沙布洛夫問。

——不，到休息時再吃。不要等候他營到齊，馬上出發。下命令站隊。

沙布洛夫把馬斯林尼可夫叫來，要他負責指揮站隊。

巴柏琴科蹙着眉頭，一聲不響。他慣於任何時候任何事情都親自去幹，大概正因為這樣，所以他總在奔忙，總是忙不開交，並往往來不及把事情辦好。

本來，當營長的人並不一定要親自去集合行軍隊伍。

但沙布洛夫既把這件事委給別人，而他此刻却安然自在，若無事然，站在團長旁邊，這點確使巴柏琴科生氣。團長所喜愛的，是每當他一在場的時候，部屬們都要特別奔忙。可是沙布洛夫底從容不迫，竟使他怎的也不能達到這一目的。他轉過身去，開始觀觀這已快排好的隊伍。沙布洛夫就站在他的旁邊。大尉知道，團長不很喜歡他，但這點他業已感覺慣了，因而也就不大介意。

他倆又沉默的站了一會。忽然間，巴柏琴科依然同以前一樣，並不轉向沙布洛夫，但却用完全另一聲調，稱他爲「你」，而驕地忿氣說道：

——不行，你看，他們這班混蛋，把這些人弄成什麼樣子了。

一羣羣從斯大林格拉來的難民，破衣爛衫，困憊不堪，紮着沾滿灰塵的綑帶，重步重步地踏着枕木，從他們身邊走過。

他倆都不由地望了望本團將要開去的那方。那裏同這裏一樣，也是低低的草原，祇是前面土崗上捲起的灰塵，宛如遠處騰起的火藥煙似的。

——集合點在銳巴切姆。急行軍，並派交通兵來，——巴柏琴科說，面容仍舊是那麼森鬱，轉身就向自己車箱那裏走去了。

沙布洛夫走上大路。各連已排好了隊。正在整裝待發時，聽到一聲「稍息」的口令。隊伍裏在輕聲交談。沙布洛夫走過第二連時，又看見了那個深黃鬍鬚的孔留珂夫：他雙手揮舞，正在興奮地談說什麼。沙布洛夫走到了他跟前。

——對我們說來，爲什麼進攻要比退却好一些呢？
——孔留珂夫說。——好處就是，你從東往西走，白天正熱時，太陽祇晒你的背；臨晚發涼時，太陽却晒你的臉。準確得很，就像按火車時刻表一樣。

——子彈也是按時刻表飛來麼？——有人諷刺地問。

沙布洛夫從孔留珂夫跟前走過，就到隊伍前頭去了。

——全營聽我的口令。

隊伍出發了。沙布洛夫走在前面。草原上一眼望去，都是灰塵，他又以爲這是烽煙。然而，也許前面草原上，真的是燃燒起來了吧。

第二章

二十天以前，八月一個悶熱天裏，德寇里赫脫哥芬所率空軍聯隊底轟炸機，一早臨到斯大林格拉城的上空。究竟實際上有多少飛機，它們飛去又飛來，一共轟炸了多少次，却很難確定，但據觀察手計算，那天飛臨城空的敵機，前後竟達兩千架之多。

全城都着火了，一直燒到第三天早上。雖然當起火的第一天時，雙方還在城西六十公里的頓河渡口一帶作戰，但斯大林格拉的大會戰，也就跟着這大火一同開始了；因爲從此刻起，敵我雙方都望見了斯大林格拉底火光，而交戰雙方底全部軍事計謀，從此就像受到磁石的吸力一般，都被吸引到這燃熾着的城市了。

到第三天，斯大林格拉大火開始熄滅，城裏就騰起了